



前妻搅婚

风语



走过

作者 徐向林

刘翊不想去北欧,的确是姚晓晨的主意。她对刘远征说:“婉馨姐还那么年轻,到了北欧,遇到合适的,准得重组家庭,要是刘翊去了,还不得给她添乱呀!”刘远征低头吸了一口烟,叹了口气道:“其实我也不想把刘翊送过去,隔了千山万水,想看儿子一眼都看不上,可我也是考虑到你的感受,毕竟刘翊不是你的亲生儿子,就怕你把他当作累赘。”姚晓晨急了:“远征,你这讲的什么话,我姚晓晨是心如蛇蝎的后娘吗?刘翊虽说不是我亲生的,但他是最爱的人的儿子,也是我最好朋友的儿子,我疼还来不及呢,怎么舍得让他受半点委屈?”刘翊本来就不想去北欧,过去关婉馨不是忙于工作,就是忙于会情人,儿子寄在爷爷奶奶家,刘远征去得勤,倒成了“奶爸”,儿子亲情的天平也倾向于刘远征。当他听说自己可以不去北欧后,高兴得跳了起来,他立即打电话给妈妈说了这事,结果把关婉馨从上海引了回来。随着浪漫的婚礼进行曲响起,仪式正式开始了,大厅里的吊灯都熄灭了,几束射灯打到了通向前方舞台的过道上,姚晓晨穿着洁白的婚纱,亲密地挽着刘远征的手臂,款款地走向前头。坐在角落里的关婉馨心里五味杂陈,眼泪在眼眶里打转。酒过三巡,主持人开始邀请客人上台献歌,关婉馨倏地站起了身,快步走上舞台。刘远征一看,那个身影不就是他再熟悉不过的关婉馨吗?她不是去北欧了,怎么会出现在这里?

刘远征心里暗暗叫苦,他跟姚晓晨耳语了两句,立即随着关婉馨向舞台走去,关婉馨已经点了一首《容易受伤的女人》,音乐响起,关婉馨投入地唱了起来:“人渐醉了夜更深/在这一刻多么接近/思想仿似在摇撼/矛盾也更深/曾被破碎过的心,让你今天轻轻贴近……这个容易受伤的女人……”

当刘远征走过来时,她冷不防地扑进了刘远征的怀里,放声痛哭:“远征,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,我绝不会再投进张鹏程的怀抱,我爱你……”

她唱歌的麦克风还拿在手上,声音透过麦克风传遍了整个大厅,所有的人都听得一清二楚,整个大厅安静极了,针掉地上都能听得出声响,很显然,人们都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惊呆了。

刘远征连忙抱拳跟各位打招呼:“对不起各位,她酒喝多了,你们照吃照喝。”说着,他冲姚晓晨一挤眼,姚晓晨如梦方醒,也赶到前台,两人把关婉馨从台上架了下来。刘远征小声地说:“关婉馨,我们已经离婚了,你干吗来搅我的婚礼?”

关婉馨狠狠地盯着姚晓晨看了一眼,那眼光似针一样,扎得姚晓晨心惊肉跳,但她很快坦然地说:“我们是好姐妹,我以人格向你保证,在你们没有离婚时我和远征什么事也没有。离婚后,你知道刘远征承受着怎样的痛苦吗?那天要不是我及时赶到,他就从家中的楼上跳下去了,我们也是从那一天起才……”

姚晓晨的话说得无懈可击,关婉馨眼睛红了,掩饰道:“对不起,刚才我是酒喝多了,我回来是想找刘翊的,说得好好的,怎么说去就不去了呢?”

刘远征寻思了一下说:“刘翊的事咱们明天再说,他人小鬼大,我想还是让他自己做主吧!”

婚礼经过这一插曲,有些客人本来还想着去闹洞房的,现在都兴趣索然了,最终草草结束。

散席后,关婉馨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,里面传出字正腔圆、充满磁性的男声:“关婉馨,你回到青州啦,我正想着你呢,我现在在青州宾馆,你过来吧,我找你有事谈。”

关婉馨心里一阵悸动,这声音就是青州市委书记张鹏程。关婉馨不知如何回答,张鹏程在电话里催促道:“关婉馨,一刻也别耽误,快过来吧!”

关婉馨打车去了青州宾馆。

萨根朝楼下看看,回头对少老大笑道:“你神经过敏了吧,这个鬼地方哪里都有这些人,他们叫棒棒,也就是挑夫,据说是这个城市的一大特点。我以前来就见过他们,放心吧,每一个粮店门口都有这些人。”

少老大说:“不,你没发现,换人了。我听楼下么拐子说,这两个人是以前没有见过,今天新来的。”

萨根问:“你怀疑我们被盯上了?”

少老大想了想,说:“也许是我多疑了,但我想谨慎一点是必要的,尤其是在这个节骨眼儿上。要记住,当你有了任务就有了危险,任务越要紧我们越是要谨慎,不怕一万,只怕万一啊!这次行动我们只能成功,不能失败,否则我还得呆在这个鬼地方。”送萨根到楼梯口,又交代:“今天晚上我们去中田的茶馆碰个头,待会儿我通知冯警长,估计晚上宫里应该给你回话了,我们开个会研究一下。”

当天晚上,少老大在桂花的掩护下,成功地从后院溜了出去,避开了小周的盯梢,去了中田开的茶馆。小周带着一个手下装扮成棒棒,做起了独门生意(替人把米扛回家),今天已几次登门粮店,粮店里的基本情况,如房子结构、人员多寡、有无电话线等都摸清。殊不知,他的举止已引起么拐子和少老大的怀疑,后者略施小计,成功摆脱了他们的跟踪。

就在少老大和萨根、冯警长等人在中田茶馆开会密谋之际,小周留下助手继续盯梢粮店,自己则赶回五号院,向陆所长和老孙汇报他一天来跟踪侦察到的情况。

“就在这儿,中山路下段。”小周指着一张重庆市市区地图说,“从外表看它确实是一家粮店,但我通过仔细观察,调查,觉得有种种疑点:第一,我听街坊邻居说,那里经常有些杂七杂八的人出入,进去后就上了楼,一呆就是很长时间;第二,一个普通粮店装电话机的可能性应该是很小的,我却发现这家粮店有一条电话线扯进去了;第三,那个跛子老头我估计是个汉奸,本地话讲得很好,而那个坐在柜台里收钱的家伙很可能是个鬼子,我几次进去扛米他都一声不吭,盯着我,我跟他搭话也不理我,可能是怕开口露了馅儿。”

陆所长沉思道:“这么说,那儿可能就是他们的老窝子喽。”

老孙点头响应:“嗯,完全可能。”

小周则显得很兴奋,说:“干脆把它狗日的端了!”

老孙摇头:“端是一定要端的,但不是现在,要等他们上钩以后。”

陆所长说:“对,等他们去被服厂‘杀人’后再端。”



作者 麦家

老孙高兴地说:“这下好了,一群乌合之众,成了瓮中之鳖,就等着束手就擒吧!”

如果说陆从骏他们是在为一个美好的设想高兴,那么此时此刻少老大这边是在为一个切实的喜讯而喜,喜讯的形式是一封电报,内容是下一步的行动方案。少老大看过电报后,喜不自禁,仿佛看见自己已经踏上了幸福的归程。

接下来的时间里,陆所长和少老大都忙着开始布置行动,调兵遣将。决战在即,厉兵秣马。冯警长是这次行动的主将,把跟随他多年的那些死党,把能调动的兵马都搬了出来,准备大干一场。时间就是战机,速度就是忠心,昨晚才给他布置任务,今天下午他便给少老大打来电话,说他已经把人和物都找好了,布置妥当了,就等少老大下令。

少老大没想到他的行动能力有这么强,问他:“这些人都可靠吗?”

冯警长在电话那头拍着胸脯说:“你放心,这些人都是我的死党,老手了,对我说一不二,干事利落得很,不过……”

“放心,我立刻派人把钱给你送去。”

少老大一边放下电话,一边觉得自己刚才一直悬空的那颗心也像听筒一样落到了实处。

相比之下,陆所长这一头的动静要大得多。陆所长亲自坐镇五号院,统一指挥,协调各路人马,并将秘密监视到的萨根的情况、中山路粮店的情况和惠子的情况,通过电话随时跟守在一线的老孙联络沟通。

副刊

电话:65233688

洛阳网 www.lyt.com.cn

洛阳人,看洛阳手机报

洛阳手机报本地新闻资讯内容丰富,总量占到了60%以上

移动用户发送短信 LYD 到 10658300 订阅,3元/月。不收GPRS流量费。
联通用户发送短信712到10655885 订阅,3元/月。不收GPRS流量费。